續詩話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續詩話
作者：司馬光　北宋

宋司馬光撰。光有《易說》，已著錄。是編題曰《續詩話》者，據卷首光自作小引，蓋續歐陽修《六一詩話》而作也。光《傳家集》中具載雜著，乃不錄此書。惟左圭《百川學海》收之。然《傳家集》中亦不錄「切韻指掌圖」，或二書成於編集之後耶？光德行功業，冠絕一代，非斤斤於詞章之末者。而品第諸詩，乃極精密。如林逋之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；魏野之「數聲離岸櫓，幾點別州山」；韓琦之「花去曉叢蝴蝶亂，雨餘春圃桔槔閒」；耿仙芝之「草色引開盤馬地，簫聲吹暖賣餳天」。寇準之《江南春詩》，陳堯佐之《吳江詩》，暢當、王之渙之《鸛雀樓詩》，及其父《行色詩》，相沿傳誦，皆自光始表出之。其論魏野詩誤改藥字，及說杜甫「國破山河在」一首，尤妙中理解，非他詩話所及。惟「梅堯臣病死」一條，與詩無涉，乃載之此書，則不可解。考光別有《涑水記聞》一書，載當時雜事。豈二書並修，偶以欲筆於彼冊者，誤筆於此冊歟？

詩話尚有遺者，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，然記事一也，故敢續書之。

文德殿，百官常朝之所也。宰相奏事畢，乃來押班，常至日旰，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。朝士有久無差遣，厭苦常朝者，戲為詩曰：「立殘階下梧桐影，吃盡街頭厚朴湯。」亦朝中之實事也。

惠崇詩有「劍靜龍歸匣，旗閑虎繞竿」。其尤自負者，有「河分岡勢斷，春入燒痕青」。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，嘲之：「河分岡勢司空曙，春入燒痕劉長卿。不是師兄多犯古，古人詩句犯師兄。」進士潘閬嘗謔之曰：「崇師，爾當憂獄事，吾去夜夢爾拜我，爾豈當歸俗邪？」惠崇曰：「此乃秀才憂獄事爾。惠崇，沙門也，惠崇拜，沙門倒也，秀才得毋詣沙門島邪？」

梅聖俞之卒也，余與宋子才選、韓欽勝宗彥、沈文通遘，俱為三司僚屬，共痛惜之。子才曰：「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，意為充盛，不知乃為不祥也。」時欽聖面亦光澤，文通指之曰：「次及欽聖矣。」眾皆尤其暴謔。不數日，欽聖抱疾而卒。余謂文通曰：「君雖不為咒咀，亦戲殺耳。」此雖無預時事，然以其與聖俞同時，事又相類，故附之。

鄭工部詩有「杜曲花香醲似酒，灞陵春色老於人」，亦為時人所傳誦，誠難得之句也。

科場程試詩，國初以來，難得佳者。天聖中，梓州進士楊諤，始以詩著。其天聖八年省試《蒲車詩》云：「草不驚皇轍，山能護帝輿。」是歲，以策用清問字下第。景祐元年，省試《宣室受釐詩》云：「願前明主席，一問洛陽人。」諤是年及第，未幾卒。慶曆二年，韓欽聖試《勳門賜立戟詩》云：「凝峰畫旛轉，交鏤彩支繁。」范景仁雲，曾見真本如此。傳欽聖作「迎風畫旛轉，映日彩支繁」，故兩存之。蘇州進士丁偃，試《邇英延講藝詩》云：「白虎前芳掩，金華舊事輕。天心非不寤，垂意在蒼生。」有古詩諷諫之體。偃是歲奏名甚高，御前下第。自是二十年始及第，尋卒。滕元發甫，皇祐五年禦試《律聽軍聲詩》云：「萬國休兵外，群生奏凱中。」以是得第三人，最為場屋所稱。

鮑當善為詩，景德二年進士及第，為河南府法曹。薛尚書映知府，當失其意，初甚怒之，當獻《孤雁詩》云：「天寒稻粱少，萬里孤難進。不惜充君庖，為帶邊城信。」薛大嗟賞，自是遊宴無不預焉，不復以掾屬待之。時人謂之「鮑孤雁」。薛嘗暑月詣其廨舍，當方露頂，狼狽入，易服，把板而出，忘其襆頭。薛嚴重，左右莫敢言者。坐久之，月上，當顧見發影，大慚，以公服袖掩頭而走。

林逋處士，錢塘人，家於西湖之上，有詩名。人稱其《梅花詩》云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，曲盡梅之體態。

魏野處士，陝人，字仲先，少時未知名。嘗題河上寺柱云：「數聲離岸櫓，幾點別州山。」時有幕僚，本江南文士也，見之大驚，邀與相見，贈詩曰：「怪得名稱野，元來性不群。借冠來謁我，倒屣起迎君。」仍為延譽，由是人始重之。其詩效白樂天體。真宗西祀，聞其名，遣中使招之，野閉戶逾垣而遁。王太尉相旦從車駕過陝，野貽詩曰：「昔年宰相年年替，君在中書十一秋。西祀東封俱已了，如今好逐赤松遊。」王袖其詩以呈上，累表請退，上不許。野又嘗上寇萊公准詩云：「好去上天辭將相，卻來平地作神仙。」又有《啄木鳥詩》云：「千林蠹如盡，一腹餒何妨。」又《竹杯珓詩》云：「吉凶終在我，反復謾勞君。」有詩人規戒之風。卒，贈著作郎，乃詔子孫租稅外，其餘科役，

皆無所預。仲先詩有「妻喜栽花活，童誇鬥草贏。」真得野人之趣，以其皆非急務也。仲先詩有「燒葉爐中無宿火，讀書窗下有殘燈」。仲先既沒，集其詩者嫌「燒葉」貧寒太甚，故改「葉」為「藥」，不惟壞此一字，乃並一句亦無氣味，所謂求益反損也。仲先贈先公詩，有「文雖如貌古，道不似家貧」。先公監安豐酒稅，赴官，嘗有《行色詩》云：「冷于陂水淡於秋，遠陌初窮見渡頭。猶賴丹青無處畫，畫成應遣一生愁。」豈非狀難寫之景也。

丁相謂善為詩，在珠崖猶有詩近百篇，號《知命集》，其警句有「草解忘憂憂底事，花能含笑笑何人」。少時好蹴踘，長韻其二聯云：「鷹鶻騰雙眼，龍蛇繞四肢。躡來行數步，蹺後立多時。」

寇萊公詩，才思融遠。年十九進士及第，初知巴東縣，有詩云：「野水無人渡，孤舟盡日橫。」又嘗為《江南春》云：「波渺渺，柳依依，孤村芳草遠，斜日杏花飛。江南春盡離腸斷，蘋滿汀洲人未歸。」為人膾炙。

陳文惠公堯佐能為詩。世稱其《吳江詩》云：「平波渺渺煙蒼蒼，菰蒲才熟楊柳黃。扁舟系岸不忍去，秋風斜日鱸魚香。」又嘗有詩云：「雨網蛛絲斷，風枝鳥夢搖。詩家零落景，采拾合如樵。」

龐穎公籍喜為詩，雖臨邊典藩，文案委積，日不廢三兩篇，以此為適。及疾亟，余時為諫官，以十餘篇相示，手批其後曰：「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。」字已慘澹難識，後數日而薨。

韓退處士，絳州人，放誕不拘，浪跡秦、晉間，以詩自名。嘗跨一白驢，自有詩云：「山人跨雪精，上便不論程。嗅地打不動，笑天休始行。」為人所稱。好著寬袖鶴氅，醉則鶴舞，石曼卿贈詩曰：「醉狂玄鶴舞，閑臥白驢號。」

章獻太后上仙，群臣進輓歌數百首，惟曼卿一聯首出，曰：「《震》出《坤》柔變，《乾》成太極虛。」太后稱制日，仁宗端拱，至是始親萬幾，曼卿詩切合時宜，又不卑長樂也。

李長吉歌「天若有晴天亦老」，人以為奇絕無對。曼卿對「月如無恨月常圓」，人以為勍敵。

《詩》云：「牂羊墳首，三星在罶。」言不可久。古人為詩，貴於意在言外，使人思而得之，故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也。近世詩人，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，如「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」。山河在，明無餘物矣；草木深，明無人矣；花鳥，平時可娛之物，見之而泣，聞之而悲，則時可知矣。他皆類此，不可遍舉。

劉概字孟節，青州人。喜為詩，慷慨有氣節。舉進士及第，為幕僚。一任不得志，棄官隱居冶原山，去人境四十里。好游山，常獨挈飯一罌，窮探幽險，無所不至，夜則宿於岩石之下，或累日乃返，不畏虎豹蛇虺。富丞相甚禮重之，嘗在府舍西軒有詩云：「昔年曾作瀟湘客，憔悴東秦歸未得。西軒忽見好溪山，如何尚有楚鄉憶。讀書誤人四十年，有時醉把闌干拍。」

唐之中葉，文章特盛，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眾。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、暢諸一雲暢當。詩，暢詩曰：「迴臨飛鳥上，高謝世人間。天勢圍平野，河流入斷山。」王詩曰：「白日依山盡，黃河徹海流。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層樓。」二人者，皆當時賢士所不數，如後人擅詩名者，豈能及之哉！

陳亞郎中性滑稽，嘗為藥名詩百首。其美者有「風雨前湖夜，軒窗半夏涼」，不失詩家之體。其鄙者有《贈乞雨自曝僧》云：「不雨若令過半夏，定應曬作胡蘆巴。」又詠《上元夜遊人》云：「但看車前牛領上，十家皮沒五家皮。」蔡君謨嘗嘲之曰：「陳亞有心終是惡。」亞應聲曰：「蔡襄除口便成衰。」

楊朴，字契玄，鄭州人，善為詩，不仕。少時嘗與畢相同學，畢薦之，太宗召見，面賦《蓑衣詩》云：「狂脫酒家春醉後，亂堆漁舍晚晴時。」除官不受，聽歸山，以其子從政為長水尉。樸嘗為《七夕詩》云：「年年乞與人間巧，不道人間巧已多。」

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，子儀素為先達。章獻臨朝時，子儀主文，在貢院，聞英公為樞密副使，意頗不平，作《堠子詩》云：「空呈厚貌臨官道，大有人從捷徑過。」先朝春月，多召兩府、兩制、三館于後苑賞花、釣魚、賦詩。自趙元昊背誕，西陲用兵，廢缺甚久。嘉祐末，仁宗始復修故事，群臣和御製詩。是日，微陰寒，韓魏公時為首相，詩卒章云：「輕雲閣雨迎天仗，寒色留春入壽杯。二十年前曾侍宴，臺司今日喜重陪。」時內侍都知任守忠，嘗以滑稽侍上，從容言曰：「韓琦詩譏陛下。」上愕然，問其故。

守忠曰：「譏陛下游宴太頻。」上為之笑。

熙甯初，魏公罷相，留守北京，新進多陵慢之。魏公鬱鬱不得志，嘗為詩云：「花去曉叢蜂蝶亂，雨勻春圃桔槔閑。」時人稱其微婉。

元豐初，宦者王紳，效王建作宮詞百首，獻之，頗有意思。其《太皇太后生日詩》云：「太皇生日最尊榮，獻壽宮中未五更。天子捧觴仍再拜，寶慈侍立到天明。」寶慈，皇太后宮名也。太后幸景靈宮，《駕前露面雙童女詩》曰：「平明彩仗幸琳宮，紫府仙童下九重。整頓瓏璁時駐馬，畫工暗地貌真容。」

歐陽公雲，《九僧詩集》已亡。元豐元年秋，余游萬安山玉泉寺，于進士閔交如捨得之。所謂九詩僧者：劍南茜晝、金華保暹、南越文兆、天臺行肇、沃州簡長、貴城惟鳳、淮南惠崇、江南宇昭、峨眉懷古也。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。其美者亦止于世人所稱數聯耳。交如好治經，所為奇僻，自謂得聖人微旨，先儒所不能到。貧無妻兒，不應舉，常寄食僧舍，僧亦不厭苦之。始居龍門山，猶苦遊人往來多，徙居萬安山，屏絕人事，專以治經為事，凡數十年，用心益苦，而去人情益遠，眾非笑之，交如不變益堅。雖非中行，其志亦可憐也。

范景仁鎮喜為詩，年六十三致仕。一朝思鄉里，遂徑行入蜀。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，景仁枉道過之。歸至成都，日與鄉人樂飲，散財於親舊之貧者，遂遊峨眉、青城山，下巫峽，出荊門，凡期歲乃還京師。在道作詩凡二百五篇，其一聯云：「不學鄉人誇駟馬，未饒吾祖泛扁舟。」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。

嘉祐中，有劉諷都官，簡州人，亦年六十三致仕，夫婦徙居賴山。景仁有詩送之云：「移家尚恐青山淺，隱几惟知白日長。」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：「疏草焚來應見史，橐金散盡只留書。」皆為時人所傳誦。

大名進士耿仙芝，以詩著，其一聯云：「淺水短蕪調馬地，淡雲微雨養花天。」為人所稱。

唐明皇以諸王從學，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，兼前世文詞，撰《初學記》。劉中山子儀愛其書，曰：「非止初學，可為終身記。」

宗衰嘗曰：「殘人矜才，逆詐恃明，吾終身不為也。」猶唐相崔渙曰：「抑人以遠謗，吾所不為。」

杜甫終於耒陽，蒿葬之。至元和中，其孫始改葬於鞏縣，元微之為志。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，有《經耒陽子美墓詩》，豈但為志而不克遷，或已遷而故塚尚存邪？

北都使宅，舊有過馬廳。按唐韓偓詩云：「外使進鷹初得按，中官過馬不教嘶。」注云：「乘馬必中官馭以進，謂之過馬。既乘之，然後蹀躞嘶鳴也。」蓋唐時方鎮亦效之，因而名廳事也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